# 《論語》逐字讀本

學而篇 · 十六章

原文 · 讀音 · 讀法 · 白話 · 一孔按 · 注家原頁

一孔錄 編

底本：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

本讀本免費贈閱（繁體版由簡體自動轉換，以簡體為準），與視頻《論語·學而》一至五集同源。
錯處請來信 yikonglu99@gmail.com，勘誤署你的網名。
yikonglu.com

# 目錄


1. 第一章　學而時習之
2. 第二章　孝弟爲仁之本
3. 第三章　巧言令色
4. 第四章　吾日三省吾身
5. 第五章　道千乘之國
6. 第六章　弟子入則孝
7. 第七章　賢賢易色
8. 第八章　君子不重則不威
9. 第九章　慎終追遠
10. 第十章　夫子至於是邦也
11. 第十一章　父在觀其志
12. 第十二章　禮之用，和爲貴
13. 第十三章　信近於義
14. 第十四章　君子食無求飽
15. 第十五章　貧而無諂
16. 第十六章　不患人之不己知

第一章

# 學而時習之

## 原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 讀音

| | | |
|---|---|---|
| 說 | 不亦說乎 | yuè |
| 樂 | 不亦樂乎 | lè |
| 慍 | 不慍 | yùn |
| 數 | 鳥數飛 | shuò |
| 齊 | 立如齊 | zhāi |

## 讀法

三句裏各有一個容易滑過去的字。“說”在這裏讀“悅”，就是高興，朱熹第一句注就是“說，悅同”。“樂”也是高興，朱熹引程子分了一下：“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學有所得，是自己心裏高興；有同道從遠方來，這份高興就散到了外面。“慍”，朱注說是“含怒意”，不是發脾氣，是心裏憋着一點不痛快。

再看“學”。朱熹說：“學之爲言效也。”學，就是效，照着做。他接着講，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只是明白得有先有後，後明白的人，要照着先明白的人怎麼做去做，才能把善弄明白，回到本來的樣子。這是朱熹自己一整套講人性的說法，這裏先記住一點就夠：在朱熹這裏，學，一開頭就是照着做。

然後是那隻鳥。“習，鳥數飛也。”數，是一次又一次。小鳥學飛，一遍一遍地撲翅膀，這就是習。朱熹接着說：“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學了不停下來，就像鳥一遍一遍地飛。

“時”也值得停一下。朱熹引謝良佐的話：“時習者，無時而不習。”不是到了鐘點才習，是沒有哪個時候不在習。謝良佐舉的例子很具體：“坐如屍，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屍，是古人祭祀時坐在那裏代表受祭者的人，坐得端端正正；齊，就是齋戒，站得恭恭敬敬。坐着也在習，站着也在習。

那“按時複習”是憑空來的嗎？也不是。比朱熹早得多的何晏《論語集解》，收了三國王肅的注，說的是按時候誦讀溫習。這就很接近我們熟悉的講法。連朱熹引的程子也說：“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時時反覆地想。所以“複習”不能算錯，它是很老的一種讀法。朱熹的不同，是把分量放到了身上。程子另一句說得更直白：“學者，將以行之也。”學，是爲了去做的。

第三句，朱熹引尹焞：“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學不學在我，別人知不知道我，在別人，有什麼好憋氣的。朱熹自己還補了一句實在話：學了能和人分享，所以高興，這是順的，容易；沒人知道還不憋氣，這是逆的，難。所以這三句，一句比一句難。

## 白話

孔子說：學了，又不斷溫習、練熟，心裏不也歡喜嗎？有同道從遠處來，不也快樂嗎？別人不瞭解自己，心裏也不起怨氣，不也是君子嗎？

## 一孔按

> 放到今天：一門手藝，教學視頻看了十遍，筆記記得整整齊齊，一上手還是不會。照朱熹的講法，那十遍是在看別的鳥飛。翅膀是自己的，撲過幾回，才叫習。

注家原頁：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第 13、14 頁（見書末附圖）。

第二章

# 孝弟爲仁之本

## 原文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 讀音

| | | |
|---|---|---|
| 弟 | 孝弟 | tì |
| 好 | 好犯上、好作亂 | hào |
| 鮮 | 鮮矣（1.2、1.3 兩處） | xiǎn |
| 與 | 爲仁之本與 | yú |

## 讀法

第二章換了一個人說話。前一章是“子曰”，這裏是“有子曰”。有子，名若，孔子的學生；《論語》裏學生被尊稱“子”的，只有少數幾位。他要講的是：孝順父母、敬重兄長，這是家裏的事，它和“仁”有什麼關係，憑什麼算根本？

“弟”讀“替”，同“悌”。朱注說：“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兩個“好”都讀第四聲，喜歡。“鮮”讀第三聲，朱注：“鮮，少也。”“犯上”，是冒犯在上位的人；“作亂”，朱熹說是悖逆爭鬥的事。“務”，朱注“專力也”，專門在這上頭用力。“本，猶根也。”

前半是一層一層推的：在家孝順父母、敬重兄長的人，喜歡冒犯上頭的少；不喜歡冒犯上頭，卻喜歡鬧亂子的，沒有。朱熹說，這是因爲能孝弟的人，“其心和順”。

要緊的是最後一句：“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很多人順口就讀成：孝弟是仁的根本。朱熹偏在“爲”字上停了一下：“爲仁，猶曰行仁。”爲，是做，是行。朱熹還引了程子答別人的一問，話說得更硬：“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說孝弟是行仁的根本，可以；說孝弟就是仁的根本，不行。

爲什麼較這個真？在程朱看來，仁是人性裏本來就有的，孝弟是仁用出來的樣子；仁在前，孝弟在後。可是要去行仁，要從孝弟做起。程子的話是：“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愛人，先從最近的人愛起。

還有一個小字。“與”讀“魚”，是句末的語氣。朱熹說：“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有子說到最要緊的地方，沒有下斷語，用的是商量的口氣：大概是吧。

## 白話

有子說：一個人孝順父母、敬重兄長，卻喜歡冒犯上頭的，很少；不喜歡冒犯上頭，卻喜歡作亂的，從來沒有。君子專在根本上用力，根本立住了，路自然就生出來。孝順父母、敬重兄長，大概就是行仁的根本吧。

## 一孔按

> 放到今天：一個人在網上談起關愛陌生人很動人，回到家，對父母沒幾句耐心話。照這一章的次序，他未必愛錯了，是從遠處起了頭。

注家原頁：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第 14、15 頁（見書末附圖）。

第三章

# 巧言令色

## 原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 讀音

| | |
|---|---|
| 鮮　鮮矣（1.2、1.3 兩處） | xiǎn |
| 令　令色 | lìng |

## 讀法

第三章只有六個字。問題也簡單：話說得好聽，臉色好看，有什麼錯？

朱注：“巧，好；令，善也。”巧言，就是好聽的話；令色，就是好看的臉色。光看字面，都是好東西。

毛病在朱熹後面那八個字：“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功夫全下在外面的修飾上，一心要討人喜歡。朱熹說，這樣下去，“人慾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上一章朱熹講仁，說仁是“心之德”；這裏丟掉的，正是這份本心之德。

再看“鮮矣仁”。“鮮”上一章剛讀過，是少。可朱熹在這裏說：“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孔子說話不逼人，只說“少”；意思其實是沒有。

上一章有子說到要緊處，用一個“與”往回收；這一章孔子說到要緊處，用一個“鮮”往回收。兩處都沒把話說滿，是朱熹替我們點了出來。

## 白話

孔子說：一心把話說得好聽、把臉色做得好看的人，很少有仁。

## 一孔按

> 放到今天：開會時誰的話都接得住、誰的臉色都照顧到的人，不一定是壞人；要看他這樣做，是爲了把事做成，還是只爲了讓人喜歡。

> 鳥要自己飛，愛要從家裏起，臉面上的功夫，替不了這兩樣。

注家原頁：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第 14、15 頁（見書末附圖）。

第四章

# 吾日三省吾身

## 原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 讀音

| | | |
|---|---|---|
| 省 | 三省 | xǐng |
| 爲 | 爲人謀 | wèi |
| 傳 | 傳不習乎 | chuán |
| 曾、參 | 曾子、曾參 | zēng、shēn |
| 焞 | 尹焞 | tūn |

## 讀法

第四章說話的是曾子。每天晚上問自己幾句話，很多人做過。曾子問的，是哪幾句？

“省”讀“醒”，是察看、檢查。“爲人謀”的“爲”讀第四聲，替別人謀劃。“傳”是傳授的傳。

朱熹注兩個字：“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把自己的力量用盡，叫忠；說出的話有實在的東西，叫信。 所以第一問“爲人謀而不忠乎”，不是問我對誰忠不忠心，是問：替人辦事、出主意，我是拿出了全部本事，還是留了一手？

第三問，朱熹說：“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傳，是從老師那裏接過來的；習，是在自己身上練熟。老師教的，我練熟了沒有？ 何晏《論語集解》裏收的一條注，是另一種讀法：傳，是我傳給別人的；問的是，教給別人的東西，是不是自己平時沒練過就拿去教了。一個問學，一個問教，兩種都講得通。

那“三省”呢？朱熹說：“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就拿這三件事，每天查自己：有毛病，就改；沒有，就更加用力。 楊伯峻的《論語譯註》，把這個“三”讀成“多次”。一天查幾次，兩家說法不同；查的是這三件事，朱熹說得很明白。

三件事還有先後。朱熹說：“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先盡心、先實在，學來的東西纔有地方落。 朱熹又引了尹焞：“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曾子守的東西少而要緊，所以凡事都回到自己身上找。

## 白話

曾子說：我每天拿三件事查自己：替人辦事，有沒有盡心盡力？和朋友來往，說的話有沒有不實在？老師傳給我的，有沒有練熟？

## 一孔按

> 放到今天：同事託你看一份方案，你看出一處毛病，懶得說，回了一句“挺好的”。這一晚，曾子的第一問，就過不去。

注家原頁：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第 15 頁（見書末附圖）。

第五章

# 道千乘之國

## 原文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 讀音

| | | |
|---|---|---|
| 道 | 道千乘之國 | dào |
| 乘 | 千乘 | shèng |
| 適 | 主一無適 | shì（見注） |

## 讀法

第五章，孔子講怎麼治一個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只說了五件事。治國就這五件，是不是太簡單了?

“道”在這裏不是道路。朱注：“道，治也。”是治理。“乘”讀“剩”，一輛兵車叫一乘。“千乘”，朱熹說是諸侯的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地方大到出得起一千輛兵車。

五件事，朱熹一件一件講。“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是心思專在一件事上，不東奔西走。“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辦事專心，對百姓說話算數。“時，謂農隙之時。”使喚百姓，要挑農閒的時候。

朱熹引了楊時。楊時把五件事串成一條線：“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上面不專心，下面就怠慢；上面不守信，下面就起疑；又怠慢又起疑，什麼事也辦不成。 他又引《周易》：“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花錢有節制，纔不傷財、不害民，所以愛民先要節用。可是使喚百姓不挑時候，種地的人就沒法把力氣用在地裏，

“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心裏再愛民，好處也到不了百姓身上。

那五件事，是不是太簡單？朱熹引了程子。程子說：“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話是最淺的，可當時的諸侯真做得到，也就足夠把國家治好。還有一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推到頭，堯舜治天下，也不過這些。

### 白話

孔子說：治理一個有千輛兵車的國家，辦事要專心，說話要算數；用度要節省，要愛護百姓；使喚百姓，要在農閒的時候。

### 一孔按

> 放到今天：一家小店，老闆答應員工的事樣樣兌現，月底不亂花錢，不在人家最忙的時候再派私活。

注家原頁：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第 16 頁（見書末附圖）。

第六章

# 弟子入則孝

## 原文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 讀音

| | | |
|---|---|---|
| 弟 | 出則弟 | tì |
| 弟 | 弟子 | dì |
| 汎 | 汎愛衆 | fàn |
| 焞 | 尹焞 | tūn |

## 讀法

第六章最後一句，常被引來說：先把該做的事做完，有餘力再去讀書。讀書，是排在最後、可有可無的事嗎？

兩個“弟”讀法不同。“弟子”照常讀；“出則弟”的“弟”讀“替”，就是悌，敬重兄長。“汎”同泛，朱注：“汎，廣也。”“親，近也。”“仁，謂仁者。”親近有仁德的人。“餘力，猶言暇日”，就是空閒的日子。

要緊的是“學文”的“文”。朱注：“文，謂詩書六藝之文。”不是泛泛的文化，是《詩》《書》這些經典和六藝的學問。

先看朱熹引的頭兩家。程子說，做弟子的本分做好，力有餘，再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本分不做，先去弄文章，不是爲

自己修身的學問。尹焞也說：“德行，本也。文藝，末也。”

讀到這裏，好像讀書真是可有可無。朱熹偏偏又引了兩段，往回拉。 洪興祖說：“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本分沒做好就去學文，文章蓋過了人本身；有了餘力卻不學，人就粗野。 朱熹自己的話更重：只顧去做、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沒處對照前人的做法，看不清事情本來該怎樣，做出來的，可能只是自己的意思。

## 白話

孔子說：年輕人在家孝順父母，出門敬重兄長，做事謹慎，說話實在，廣泛地愛衆人，親近有仁德的人。做到這些還有餘力，就用來學習經典。

## 一孔按

> 放到今天：一個人很能幹，人緣也好，從來不看書，覺得書上說的自己都懂。他做的事未必錯；只是哪天錯了，他沒處對照。

注家原頁：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第 16、17 頁（見書末附圖）。

第七章

# 賢賢易色

## 原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 讀音

| | | |
|---|---|---|
| 易 | 賢賢易色 | yì |
| 好 | 好色、好善 | hào |
| 酢 | 遊酢 | zuò |
| 棫 | 吳棫 | yù |

## 讀法

第七章說話的是子夏。他說到一個人，在四件事上做得好。可這個人沒讀過書，子夏卻說：我一定說他學過了。沒讀書，怎麼算學過？

先看開頭四個字。第一個“賢”是動詞，看重；第二個“賢”是賢人。“易”，朱熹讀作改換。他的注是：“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看重賢人的賢，把喜好美色的那份心，換到這上面來；這樣喜歡好的東西，喜歡得真誠。

楊伯峻的《論語譯註》，取的是另一種講法：這四個字講夫妻，對妻子，看重品德，不看重容貌。這樣讀，後面父母、君主、朋友，前面正好是夫婦，四種人倫齊了。 兩種都有道理。這裏照朱熹讀。

“事君能致其身”，朱注：“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把自己整個交出去，不把這身子當成自己的。

再回到那個問題。朱熹說，這四件事，“皆人倫之大者”，做得到，學，求的也就是這個。所以子夏說，有人能這樣，不是天生資質特別好，就一定是下過功夫學的；“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別人說他沒學過，我說他學過了。

朱熹引了遊酢。遊酢說：“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夏、商、週三代的學問，都是爲了把人和人之間的這些關係弄明白。

可朱熹沒有一邊倒。他接着引了吳棫。吳棫說子夏這話，“其意善矣”，用意是好的；可是話說得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傳下去，可能有人乾脆就不讀書了。要配上前面第六章孔子那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纔沒有毛病。

## 白話

子夏說：一個人看重賢德，勝過看重美色；侍奉父母，能用盡力氣；侍奉君主，能把自己整個交出去；和朋友交往，說話算數。這樣的人，就算說他沒讀過書，我也一定說他學過了。

## 一孔按

> 放到今天：家裏那位沒念過幾年書的長輩，你要說他“沒學問”，子夏不答應。

注家原頁：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第 17、18 頁（見書末附圖）。

第八章

# 君子不重則不威

## 原文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 讀音

| | | |
|---|---|---|
| 酢 | 遊酢 | zuò |
| 重 | 不重則不威 | zhòng |
| 無 | 無友不如己者 | wú |
| 憚 | 勿憚改 | dàn |
| 長 | 惡日長 | zhǎng |

## 讀法

第八章，孔子一口氣說了四句。其中一句，常被人拿來說“交朋友要挑比自己強的”：無友不如己者。真是這個意思嗎？

第一句，朱注：“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又說：“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外面輕浮的人，裏面一定不堅定。所以不厚重，就沒有威嚴，學到的也不牢靠。

“主忠信”，朱熹說：“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一個人不忠不信，做的事都是空的。他還引了程子。程子說：“不誠則無物。”

再看那一句。“無”，朱注：“無、毋通，禁止辭也。”就是“不要”。“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交朋友，是爲了幫自己長

進；朋友不如自己，沒有好處，反倒有壞處。照字面，朱熹就是這麼講的，沒有替它繞彎。遊酢也說，君子求學，要“以勝己者輔之”，拿勝過自己的人來幫自己。

最後一句，“過則勿憚改”。朱注：“憚，畏難也。”就是怕難。“自治不勇，則惡日長。”管自己不夠狠，毛病就一天天長。程顥、程頤兄弟也說：“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遊酢把四句連成一條線：君子以厚重爲底子，靠學來成就；學，以忠信爲主，再拿勝過自己的人來幫；可要是捨不得改過，“則終無以入德”，到頭來還是進不了門，賢人也未必願意把好話告訴你。

## 白話

孔子說：君子若不厚重，便沒有威儀，所學的也不牢固。立身以忠和信爲主。不要結交比不上自己的朋友。有了過失，別怕改正。

## 一孔按

> 放到今天：肯當面指出你錯處的那個人，多半就是你心裏“比我強”的朋友。他說了兩回，你都沒改，第三回，他就不說了。

注家原頁：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第 18 頁（見書末附圖）。

第九章

# 慎終追遠

## 原文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 讀法

第九章又是曾子，只有八個字。“慎終追遠”常被寫成條幅，當作做事要有始有終。曾子說的，是這個嗎？

朱注：“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終，是父母去世；遠，是去世已久的先人。辦喪事，禮數盡到；祭祀，心意盡到。“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在上的人這樣做，百姓跟着受感化，風氣也變得厚道。

爲什麼偏偏是這兩件？朱熹說：“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人的最後一程，最容易被草草帶過；隔得遠的先人，最容易被忘掉。偏偏在容易忽略、容易忘的地方用心，這就是厚。

## 白話

曾子說：謹慎地辦好父母的喪事，誠心地祭祀久遠的祖先，百姓的風氣就會歸於厚道。

## 一孔按

> 放到今天：清明，有人開兩百公里的車，只爲在墓前站十分鐘。沒有人看着，他也去。

注家原頁：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第 18、19 頁（見書末附圖）。

第十章

# 夫子至於是邦也

## 原文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 讀音

| | |
|---|---|
| 與　求之與、抑與之與、異乎人之求之與 | 句末 yú；“抑與之”的與 yǔ |
| 夫　夫子 | fū |
| 柢　張柢 | shì |

## 讀法

第十章是兩個人，在背後議論孔子。孔子每到一個國家，總能聽到那個國家的政事。這是他自己求來的，還是人家主動告訴他的？

朱注：“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也有人說，子禽是子貢的學生，朱熹說“未知孰是”，不知道哪個對。“抑”，是“還是”。句末的“與”，讀“魚”，是問話的語氣；“抑與之”的“與”，是給。“其諸”，是語氣詞，大概、或許。

子貢用五個字回答。朱注一個一個講：“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良，不只是善良，是平易、正直。 這五樣，朱熹說是孔子的“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是他的德行透出來、別人碰得到的那一面。

那到底是求來的，還是給的？朱熹說：“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孔子從來沒去求；只是他爲人這樣，國君敬重他、相信他，自己拿着政事來問他。子貢說“異乎人之求之”，意思是，就算叫它“求”，也和別人的求法不一樣。

朱熹最後引了張栻。張栻說：孔子到哪一國，都聽得到那國的政事，可是沒有一個國君，真的把國家交給他。見了孔子願意跟他說，是人人都有的好德之心；可是私慾擋在前面，“是以終不能用耳”，所以到底沒有用他。

## 白話

子禽問子貢：老師每到一個國家，一定會聽到那個國家的政事。這是他求來的呢，還是人家主動告訴他的？子貢說：老師是靠溫和、平易正直、莊敬、節制、謙遜得來的。老師的求，大概和別人的求不一樣吧？

## 一孔按

> 放到今天：有的人到處遞名片、託關係；有的人什麼都沒說，事情卻總有人上門來問他。問完了，事交給了別人。

注家原頁：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第 19、20 頁（見書末附圖）。

第十一章

# 父在觀其志

## 原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 讀音

| | | |
|---|---|---|
| 行 | 觀其行 | xìng |
| 沒 | 父沒 | mò |
| 焞 | 尹焞 | tūn |
| 酢 | 遊酢 | zuò |

## 讀法

第十一章，孔子講怎麼看一個人孝不孝。最難懂的是後面一句：父親去世，三年不改父親的做法，纔算孝。父親要是做錯了呢，也不改?

“沒”，就是去世。“觀其行”的“行”，朱注讀第四聲，是一個人的行爲、品行。

朱熹說：“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父親在世，兒子做不了主，只看得出他心裏想做什麼；父親去世，他自己做主了，纔看得到他怎麼做。“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 “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看出好壞還不夠，還要三年不改，才看得出孝。

那父親錯了，也不改？朱熹引了兩家。 尹焞說：“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父親做得對，一輩子不改都可以；做得不對，何必等三年。 那爲什麼還說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是孝子心裏不忍。

遊酢把範圍再收窄：“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說的只是那些本來該改、但晚一點改也無妨的事。 錯的，當下就改；能緩的，緩一緩，是給心裏那份不忍留的時間。

## 白話

孔子說：父親在世時，看他的志向；父親去世後，看他的行爲。如果三年裏不急着改掉父親的做法，可以算是孝了。

## 一孔按

> 放到今天：父親走了，留下一家小廠。有幾條老規矩，兒子早就看不慣。坑了客人的那條，他第二天就改了；另一條，他等了三年才動。不是因爲它對，是他還捨不得。

注家原頁：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第 20 頁（見書末附圖）。

第十二章

# 禮之用，和爲貴

## 原文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 讀音

| | | |
|---|---|---|
| 樂 | 樂勝則流 | yuè |
| 勝 | 禮勝則離 | shèng |

## 讀法

第十二章說話的是有子。“和爲貴”三個字，很多人拿來勸人別爭。有子原話是怎麼說的?

朱熹先講兩個字。“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禮，是事情本來的分寸和條理，落到人事上，成了規矩。 “和者，從容不迫之意。”和，不是和氣、不爭，是從容、不緊繃。

“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禮本身是嚴的；可它出自本來的道理，所以用起來要從容自然，纔可貴。先王的道，好就好在這裏，小事大事都照這個來。

後半句是轉折。有時候照這樣還行不通，爲什麼？朱熹說，是因爲人“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只知道和可貴，一味地和，不再拿禮去節制，就會“流蕩忘反”，散下去，收不回來。所以也行不通。

程子的話最短：“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只講禮，人和人就疏遠；只講樂，人就放縱。 範祖禹說：“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禮的根本是敬，用起來，以和爲貴。

朱熹自己收了八個字：“嚴而泰，和而節。”嚴肅，又舒展；和順，又有節制。他說這纔是“禮之全體”；差一點點，就偏到一邊去，偏到哪邊，都行不通。

### 白話

有子說：禮在運用的時候，以從容和順爲可貴。古代聖王的道，好就好在這裏，大事小事都照着做。可也有行不通的時候：只知道和順就一味和順，不用禮來節制，那也是行不通的。

### 一孔按

> 放到今天：一個小組，誰也不願意得罪誰，開會只說“挺好的”“都可以”。會開得很和氣，事情越拖越亂。

注家原頁：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第 20、21 頁（見書末附圖）。

第十三章

# 信近於義

## 原文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 讀音

| | | |
|---|---|---|
| 近 | 信近於義、恭近於禮 | jìn |
| 遠 | 遠恥辱 | yuǎn（今音，見注） |
| 復 | 言可復也 | fù |
| 中 | 中其節 | zhòng |

## 讀法

第十三章還是有子。一句話答應出去，後來發現做不得，守，還是不守?

朱注一個字一個字講。“信，約信也”，是和人約定。“義者，事之宜也”，是事情該怎樣。“復，踐言也”，把說過的話兌現。“恭，致敬也。”“因，猶依也”，依靠。“宗，猶主也”，尊爲主，長久依靠。

三句合起來，朱熹說：“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約定的事合乎該做的，話才一定兌現得了。“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恭敬恰到分寸，纔不會受辱。“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依靠的人選得對，往後就可以一直靠他。

那答應了做不得，守還是不守？朱熹沒有在事後答，他把功夫放在前頭：“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說話、做事、和人來往，都要在開頭就謹慎，想到結果。“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不然一路將就下去，到頭來，後悔都來不及。

## 白話

有子說：和人約定，合乎道義，說的話就兌現得了；恭敬合乎禮，就能遠離恥辱；所依靠的都是可親近的人，也就可以長久依靠了。

## 一孔按

> 放到今天：朋友半夜打電話借錢，你一口答應“明天就轉”。掛了電話一看餘額，纔開始犯難。有子要你想的，是掛電話之前那一秒。

注家原頁：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第 21 頁（見書末附圖）。

第十四章

# 君子食無求飽

## 原文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 讀音

| | | |
|---|---|---|
| 好 | 好學、好禮 | hào |
| 焞 | 尹焞 | tūn |

## 讀法

第十四章，孔子說：喫飯不求飽，住不求安穩，這樣的人可以叫好學。喫飽住好，跟好學有什麼關係?

“好學”的“好”，讀第四聲，是喜好。“就”，是靠近；“正”，是校正。

朱熹說：“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心思放在別處，顧不上。不是故意餓着自己。

“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敏，不是手腳快，是在自己做得不夠的地方使勁。“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說話，不把自己有的都說盡。

做到這幾樣，“然猶不敢自是”，還不敢自以爲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一定要去找有道的人，校正自己的對錯。 朱熹引了尹焞。他說，不去向有道的人校正，難免走偏；他舉的是楊朱、墨翟，戰

國時兩家學派的開山人，“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也是學仁義的，偏了一點，傳下去，就成了不認父、不認君。

### 白話

孔子說：君子喫飯不求飽足，居住不求安逸，做事勤勉，說話謹慎，又去找有道的人校正自己，這就可以說是好學了。

### 一孔按

> 放到今天：下了班去上夜校的人，晚飯在地鐵上啃個麪包。

注家原頁：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第 21、22 頁（見書末附圖）。

第十五章

# 貧而無諂

## 原文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 讀音

| | | |
|---|---|---|
| 好 | 好學、好禮 | hào |
| 諂 | 無諂 | chǎn |
| 樂 | 貧而樂 | lè |
| 胖 | 心廣體胖 | pán |
| 處 | 安處善 | chǔ |
| 殖 | 貨殖 | zhí |
| 磋 | 如切如磋 | cuō |
| 琢 | 如琢如磨 | zhuó |
| 與 | 其斯之謂與 | yú |

## 讀法

第十五章是子貢問孔子。子貢，姓端木，名賜，孔子的學生，能說會道，還會做生意。他問：窮了不巴結，富了不驕傲，怎麼樣？孔子的回答，是兩個字：可也。這算誇他嗎？

朱注：“諂，卑屈也。驕，矜肆也。”諂，是低三下四；驕，是自大放縱。“貧而樂”的“樂”，是快樂；“好禮”的“好”，讀第四聲。

關鍵是“可也”。朱熹說：“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說“可”，是剛剛可以，還差一截。 差在哪？不諂不驕，朱熹說是“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守得住自己了，心卻還在貧富里頭打轉。 “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樂，是心寬身舒，忘了自己窮；好禮，是安心向善、樂於照着道理做，也不覺得自己富。

爲什麼是子貢來問這個？朱熹說：“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子貢做生意，先窮後富，在守住自己這件事上下過功夫，所以拿它來問。孔子的回答，“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認下他已經做到的，再往前推他一步。

子貢馬上接了一句《詩經》。朱熹說，這是《詩經·衛風》裏的詩：“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做骨器、角器，切了還要磋；做玉器、石器，琢了還要磨；已經很精了，還要更精。 子貢聽懂了：自己以爲做到頭的，其實還有一截。

孔子很高興：“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賜，就是子貢的名。朱注：“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告訴他說過的，他就想到了沒說出來的。

朱熹最後加了一段按語：“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不先切，磋就無從下手；不先琢，磨就無處用力。所以學的人，不可以滿足於小成，也不可以好高騖遠，不看自己眼下的毛病。

## 白話

子貢說：窮而不巴結，富而不驕傲，怎麼樣？孔子說：可以了。可還不如窮而快樂，富而好禮。子貢說：《詩經》說“像切、像磋，像琢、像磨”，說的就是這個吧？孔子說：賜啊，現在可以和你談《詩》了！告訴你一點，你就想到了沒說出來的。

## 一孔按

> 放到今天：一個人從租房住到買了房，從來不向誰低頭，也不在誰面前擺闊。這已經很難了。

注家原頁：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第 22、23 頁（見書末附圖）。

第十六章

# 不患人之不己知

## 原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 讀音

| | |
|---|---|
| 焞　尹焞 | tūn |
| 己　不己知 | jǐ |

## 讀法

《學而》最後一章，十二個字。別人不瞭解我，孔子說不用發愁。那該愁什麼？

朱熹只引了尹焞一段：“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君子只在自己身上用力，所以別人不瞭解，不發愁。“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不瞭解別人，就分不清誰對誰錯、誰正誰邪，這纔要愁。

《學而》第一章，孔子說“人不知而不慍”；最後一章，說“不患人之不己知”。這一篇，從“人不知”開頭，又在“人不知”這裏合上。

## 白話

孔子說：不擔心別人不瞭解我，擔心的是我不瞭解別人。

## 一孔按

> 放到今天：剛到一個新單位，人人都怕領導不知道自己能幹。孔子要你先操心的，是你知不知道，這裏誰靠得住。

注家原頁：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第 13、23 頁（見書末附圖）。

# 附：注家原頁

朱熹《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學而篇所引各頁。

第 13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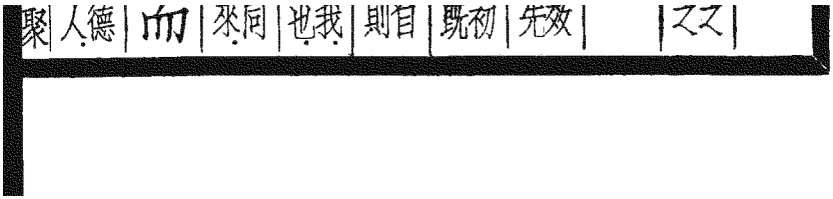
#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注

##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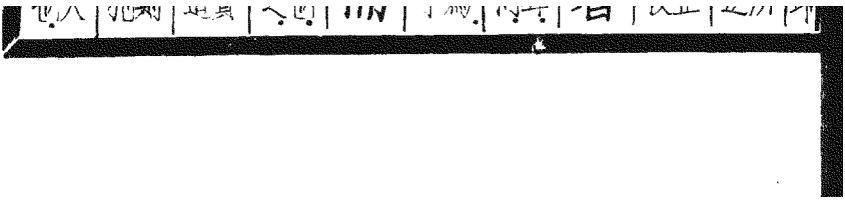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故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如尸坐時習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朋類也自遠方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


聚人德而來同也我則自既初先效

何愠之有。程子曰。難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而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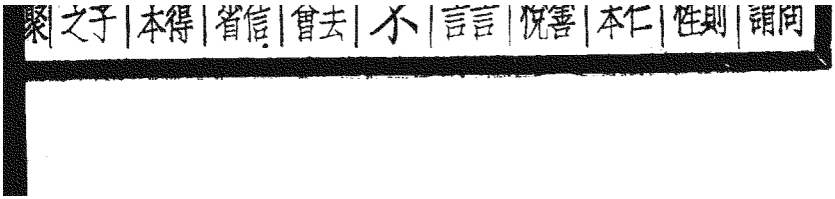


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用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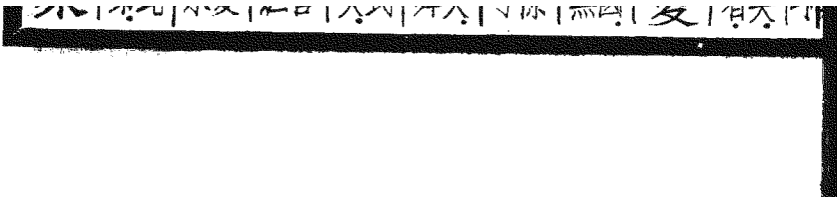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

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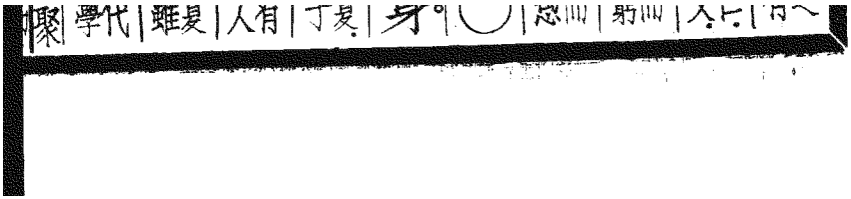

聚之子本得省信曾去不言言悅善本仁性則謂問

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後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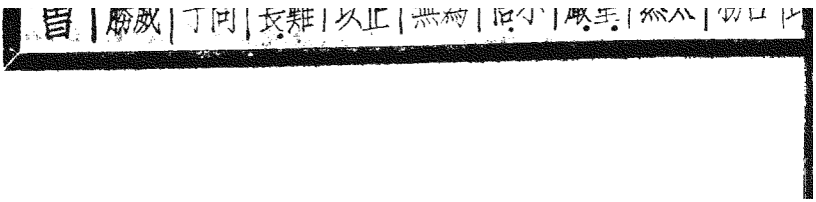
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未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之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然後能之。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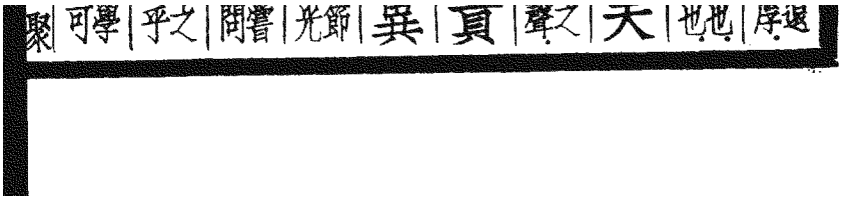


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士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閒。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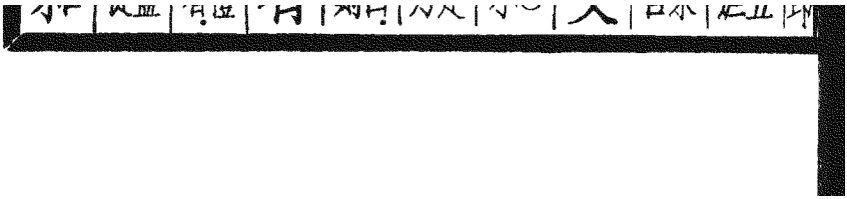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不如己者。無。毋通。禁止之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辭不改。則過日深。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貴乎變。故貴乎改。改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成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無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者。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



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以欲害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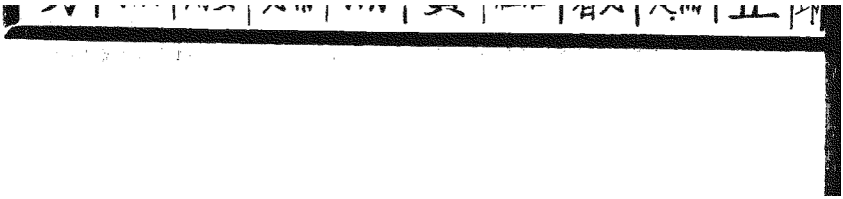
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復有所不行者。以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

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

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子曰。君


聚子當之致猶也聲近正而由其不美子復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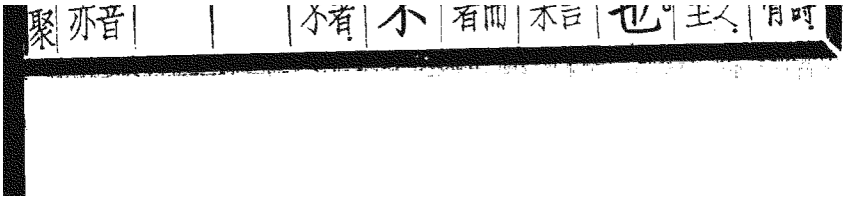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老聃謂之好學可乎。○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貢曰。詩云。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不可加。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也。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拱



## 讀完這一篇

視頻：YouTube、B站搜“一孔錄”，《論語·學而》一至五集，以及《學而》全篇完整版。

原文、注家原頁、讀音表、勘誤：yikonglu.com

公衆號「一孔錄」回覆“目錄”，按章查看。

關注一孔錄，輕鬆讀經典。